

## 阿粉的半個生趣暑假

他本來不該是阿粉的。

阿粉阿粉，愛抹粉。

誰喜歡被叫阿粉呢？首先，他又不是沒名字。而要說綽號，森林之王小泰山 Oh-ho 不是神氣多了？

但在升小三前的那個暑假，他成了如假包換的阿粉。

那年夏天，父親捎來新的指派，要母親帶他搬到另一個地方。

關於父親，他所知不多。在卡通裏，專門跟科學小飛俠作對的xx黨不是有個首領嗎——連大頭目都沒見過真身的那道影子？是的，父親就像首領。

其實家裏有張父親年輕時的獨照。不過，在某次被母親用雞毛撢子修理後，他就抓起奇異筆替照片中的父親戴上面罩，勾出菱角嘴。於是首領變成了大頭目。而面罩下的臉孔，也隨著科學小斷俠一次次的勝利被驅逐了……

那次搬家對他來說只有興奮，興奮到連親友對母親說的那些恭喜啦、什麼熬出頭啦，他都概括承受。當時的他肯定有分身。否則他怎麼會一面蹦蹦跳跳，任暑氣的爪子耙過他的筋肉；同時又飛上電線竿，目送自己的小瓜呆髮型，像瓢蟲的翅膀在陽光下翕張翕張，朝新家的方向衝刺？

可惜他的航程幾分鐘就完了。僅僅飛越三個紅綠燈號誌，他就準備降落了。但即便舊家和新家才隔幾條街，外婆仍特地趕來幫忙。至於他，除了來回飛行，想像以火鳥功搗毀沿途的號誌，還幹了些什麼？

這他記得清楚。他全程鳥瞰並守護大人成功搬家。

他們的新家就裹在夜市裏。推開門，騎樓前是老字號鹹粥攤。劈頭劈臉的嘩啦啦爆響，發自油鍋裏的招牌炸紅燒肉；而它長年噴薄的煙氣，早將周遭的樑柱都化成黑色的鐘乳石。左邊主打的是清湯瓜仔肉。每當老闆翻炒獨門的紅蔥蝦米，那味道襲來簡直像游泳時鼻腔進水，送你好一頓紮實的、火辣辣的漲痛。右邊則是快炒攤。只要顧客點了師傅拿手的豬肝料理，你便陪同進補。隨著鍋鏟鏗鏘啞啞的變奏，默數八小節，濃濁的麻油酒香就會挨家挨戶來敲門，對你噓寒問暖……

所以他們半舊的小公寓總是油膩膩的。或許更像沒滷透的油豆腐。

父親替母親在新家附近的壽司攤找了份工作，自己則在茫茫夜市的另一

頭經營成藥舖，也住在那兒。而壽司攤爲了搶市，從中午就開始營業，母親只得早早上工。原本以爲，新生活將會是七巧板那樣的益智遊戲；但現在他卻拼不出想要的圖形。

既然母親這麼忙，他就暫時歸外婆看管。於是外婆興沖沖地教起童謠：

月光華華，細妹煮茶  
阿哥兜凳，人客食茶  
滿姑洗身，跌忒手巾  
……

外婆好慈祥。但誰來告訴她，飛呀飛呀小飛俠才是他的曲目。還有，他快十歲了，才不要跟麼個細阿妹仔扯在一起咧。只好跟她玩官兵抓強盜了。他在心裏向外婆道歉。

其實揮別老家那一夥玩伴會讓他很不甘心。小孩的團體也有自己的階級。說不清那是由年齡性別塊頭長相財力或費洛蒙來判定。或許都有。只要嗅嗅彼此的氣味，稍微磨合一下，大概就有了公斷。當年幸虧隔壁愛國獎券行的小開牽線，怕生的他才得以加入大夥的遊戲，當隻烏鴉。

烏鴉，是兒童遊戲裏無法整除的餘數。他們彷彿在異次元空間參與同伴的遊戲，既不能得分，死了也不算數。他們自管胡衝瞎闖啞啞怪叫；但烏鴉畢竟是烏鴉，不是個咖。烏鴉就像裹覆南棗核桃糕的糯米紙那麼讓人討厭。而他好不容易擺脫烏鴉的角色，剛體驗到勾肩搭背加乘的熱度，現在出走不就前功盡棄了？

但一切還是搬家最大。儘管他暗下決心，要經常回去卡住自己的位置。然而好幾次當他抓準時間去堵那些玩伴，卻都撲空。莫非他們換了秘密基地？難得碰到一兩個熟識的男孩，也忽然變得生分。就連獎券行放送的廣告詞都結巴了起來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，他不想講。

他發現夜市裏有個只在白天營業的加油站。一到傍晚，它就成了當地小孩撒野的舞台（白天當做游擊戰場）。公共廁所的水泥外牆上，四個白圈圈中用紅字寫著火煙禁一弓✓。晚間，當牆上的文字逐漸被高高低低的剪影掩去，那是孩子們登場的信息。

他常顧不得吃飯就溜出家門，然後隔著一段安全距離（近到惹人注意，卻也遠到不干擾對方），看他們玩遍跳房子、跳高、捉迷藏、紅綠燈、老鷹捉小雞、一二三木頭人等遊戲。

在玩跳高時，他目睹一個被眾家小不點簇擁的大男孩，如何助跑、騰空，以李小龍的飛踢凌越「萬萬歲」的終極關卡。他們叫他阿山。

阿山比所有人更高、更壯也更悍，遊戲規則完全擋不住他的獠牙獸爪。阿山肯定是狼族的首領。正當他準備夾起尾巴上前投誠，一聲聲熟悉的呼喚制止了他……

「阿宏牯，阿宏牯，好食夜哩……」

那是外婆。

外婆有嚴重的駝背和 O 型腿。在見到她之前，他以爲只有頑皮豹的橡皮玩偶才能拗成那個樣子。當她走起路來，左右半邊的身體有如分坐翹翹板的兩端，你上我下、你下我上鬥個沒完；說不定還會發出唧唧歪歪的噪音。此刻外婆就那樣走向他。

「阿宏牯，轉來食夜哩！」

噓噓噓，OSuKe！那群孩子隨即喊出暫停。眼前的歐巴桑動作太詭異，又嘖哩呱啦不曉得在嚷嚷什麼——難道她是虎姑婆？他們等著，看誰家的孩子要被生吞活剝。

他連忙跑上前去，挽住外婆的手臂往回走。當下他只感覺心跳加速，眼珠和臉頰一陣燒燙。

「崖知哩，」他說：「姐婆，卡細聲兜仔啦。」

他瞥見身後有人偷學外婆一腳高一腳低的走路。但那不像是阿山的身影。他聽到大夥阿粉阿粉怪叫不停（想必唸不出客語宏〔ㄘㄝㄌㄨ〕的音）。但其中似乎沒有阿山的聲音……

「阿粉阿粉，愛抹粉！」

第二天傍晚，當他乖乖扒光碗裏的飯然後奔赴加油站，才看到前方四顆眨巴眨巴的白圈，就聽到孩子們用河洛話齊聲高喊自己的名字。

開玩笑，他又不是女生，幹嘛抹粉？他只是皮膚白一點而已。還有，他叫阿宏，不是阿粉……。他壓下拖鞋的啪噠聲，背上汗毛豎立，慢慢走近他們，不敢想像接下來會怎樣。但阿山爲他解了套：

「喂，阿粉，要做伙玩『紅綠燈』無？」

「呃，好……」他說：「好啊。」

好吧，他是阿粉。阿山說了算。

那個晚上他玩得特別瘋。除了阿山當鬼時他慷慨就擒（好在他很少當鬼）；其它時間，他簡直多生了兩條腿，以最高的興致和速度追逐電兔。他玩到舌頭外吐，哈哈喘氣。

他太開心，因爲在猜拳分國時他居然沒吊車尾——團體裏有隻萬年烏鴉幫他墊背。不管那個倒楣鬼是誰家的小孩，承蒙你啊！他渾然忘我，此起彼落的吆喝聲咕嚕咕嚕灌進耳蝸，讓他宛如置身水底。咕嚕咕嚕，直到水平面垂下什麼熟悉的事物，他本能的游上去，一口咬住……

「阿宏牯，恁夜哩，好睡目哩！」

又是外婆。

雖然玩得意猶未盡，但爲了攔截外婆，他只好向新玩伴說歹勢。他也不想第一個脫隊啊。

他對自己今晚的表現感到得意，但不曉得人家怎麼看。而就在他大步略過外婆，徑自往家的方向走時，耳邊傳來他們一致的決議：

「阿粉阿粉，愛抹粉！」

他丟下身後的一切，全速衝回家。

因爲口吃兼大舌頭，咿哦被打成萬年烏鴉。這沒麼好說的。還有，比起三不五時要被試抓小雞雞，抹粉實在不算什麼。

「咿咿呀哦哦，隣烏拖土！」

他對咿哦感到有些抱歉。咿哦跟他同年，卻勇敢多了。

話說夜市裏幾乎找不到一根像樣的柱子；它們全被各色電影海報紮成了花壽司。當時四神湯攤位後的柱子上有張「上海社會勿尤V丐、」的海報，陸小芬血流如注的胸前被人追加了一大灘檳榔汁。阿山突發奇想，要人去嚐嚐那味道。原本嬉鬧的大夥頓時閉上鳥嘴，面面相覷，然後將眼光集中射向菜鳥和烏鴉，他和咿哦。

阿山望向他，倒數三秒。他搖搖尾巴，假裝聽不懂人話。啊你咧，咿哦？三、二、二……

「一！」

咿哦往前跨一步。大夥見狀馬上活過來，連飆口哨、盡情吶喊催促。

「咿咿呀哦哦，咿呀咿呀哦哦……」

越過咿哦猶豫的背影，四神湯店招下的鎢絲燈泡亮得刺眼，垂吊的電動驅蠅器轉得有如即將起飛。當咿哦在海報前站定，他發現驅蠅器的影像正巧疊在咿哦的頭頂。等等，這不就像無敵鐵金鋼的指揮艇組合嗎？我們是正義的一方，要和惡勢力來對抗……

哎喲該死，他竟然在此關鍵時刻走神，錯過了咿哦舔檳榔汁（而且是陸小芬的胸部）的經典場面。

咿哦漲紅了臉，邊吸鼻涕邊走向首領。

「阿、阿丹……，哇、哇……」

「幹，閃啦，垃圾鬼！」

「咿咿呀哦哦，隣烏拖土！」大夥又叫又跳。

他對萬年烏鴉感到抱歉。

還有一件事證明咿哦比他勇敢。

寒暑假一到，夜市的孩子們全成了被野放的小獸。那天午後，阿山糾集大夥去探險。於是他們分別帶上彈珠、迴力鏢（墊板剪的）、發光溜溜球、自製竹槍和玉兔原子筆管（那是空氣槍），尾隨阿山成人字隊形出發。

沒人清楚當天的目的地，卻很有默契的往那故事多多的河濱公園走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向前走……，一首咪咪流浪記的主題曲還沒唱完，阿山突然叫喊 OSuKe，唬得大夥一陣推擠。但左右瞧瞧，才剛到環河大道旁小小的三角公園嘛——就是那種草木零星如科學麵調理包裹的青蔥的公園。

「噓！」

順著阿山揮出的食指，他們看到在公園涼亭下熟睡的黑嘴。黑嘴是附近有名的惡犬。關於牠的混種血統，牠龐大的體型，牠那與一身金毛強烈對比的黑嘴，都有種種駭人的傳說。

阿山帶領他們踮腳慢慢，慢慢接近黑嘴。然後牢牢釘在安全距離之外。涼亭下的黑嘴側躺著，身軀來回抽氣送氣有如唧筒，濡溼晶亮的鼻孔呼呼翕動，嘴角像被怪風吹襲的門帘不時掀起。阿山回頭環視大夥。這時黑嘴的耳朵翻了翻，尾巴甩了幾下，左眼眯開一線。

接下來呢？他們要收拾的可不是普通怪獸，那是黑嘴耶。他想謊報自己的竹槍卡彈。其他人八成也會說口袋破洞彈珠掉光，迴力鏢插在後褲頭被屁股夾壞，溜溜球忘了裝電池不會發光，或者沒帶到橘子皮（那是空氣槍的子彈）……

「喂，恁看遐！」阿山用下巴指著黑嘴。

「佗、佗位？」

「幹，隣鳥啦佗位！」

大夥聚焦黑嘴的胯下，癬斑處處的陰莖前端冒出一截滲血的筍尖狀的東西，而且隨著呼吸撇啊撇的。接下來呢？他偷偷在背後將竹槍拗折。

「大家聽遮來，」阿山說：「誰敢去摸黑嘴的隣鳥，就加五條命。」

「我甘願做五遍鬼。」有人咕噥。

「幹，你講啥？」

「無啦，我講咿哦上敢死，叫伊去啦。」

「哇、哇……哇毋……」

「哭爸，叫你去你就去啦！」

黑嘴的尾巴在地上啪啪抽了幾下，緩緩睜開睡眼。

「去啦！」有人出腳。

咿哦往前踉蹌蹦了一步；慌忙回頭，只見大夥武器全端在手上（包括作廢的竹槍），對準自己。咿哦呆立半晌，終於轉身鎖定涼亭，躡手躡腳走走，停停。

黑嘴突然抬起頭盯著咿哦，鼻孔嗤嗤噴氣。毛絨絨的臊味搭著暑氣一陣

濃過一陣。阿山將食指貼在唇上，再向後指了指。於是他們悄悄撤下咿哦撤退，貓著腰撤退，直退到爬上公園裏的方格子頂端。

咿哦愈來愈接近黑嘴。到了離牠三步遠時，咿哦跪下來，慢慢往前爬。黑嘴僵直了尾巴。

「噓……噓……」目標就在眼前，咿哦伸長了手……

「汪！」黑嘴猛地站起，咿哦應聲一屁股坐到地上。

他想開溜，但身旁的眾人比他更早跳下方格子。

咿哦的手腳胡亂撲騰想要挪動身體；一眨眼，卻被黑嘴揪倒在地。他看到黑嘴嗅嗅咿哦，耷拉的舌頭搨個不停；然後胯下滲血的筍尖突然節節吐出，像從軀體內核掙脫的異種生物……

「咿哦予狗幹啦，咿哦予狗幹啦！」

孩子們一哄而散。

這次他沒漏看眼前發生的事。咿哦真的比他勇敢。他跳下方格子跑了幾步後回頭，將竹槍奮力擲向黑嘴，隨即沒命的逃離現場。

他逃過一劫。而咿哦呢？

還是烏鴉。不對，是隻被狗幹的萬年烏鴉。大夥強調。

但他真的沒那個意思。恁歹勢，咿哦。

「恁喔，是小鬼仔毋捌見過大豬頭啦。」

那是暑假的第三個禮拜。阿山說別玩那些沒意思的遊戲了，今晚帶大家去西門町看無敵鐵金鋼。

無敵鐵金鋼太巨大了，身材高高的幾十丈。而出了卡通世界，只要擁有小小的超合金鐵金鋼，就足以變成風雲人物——爲了把玩一下波羅五號，他多想做隔壁班那個吳某某的朋友啊！跟無敵鐵金剛比起來，其他遊戲真的不算什麼。首領英明。

他們要遠征西門町。他在柑仔店買了小王子麵、龜兔賽跑紅豆糕和沙士口味果汁條（有人拿它幫咿哦洗頭）給大家邊走邊吃。當零食吃光，咿哦還在想辦法除掉那一頭加鹽沙士的味道時，阿山說到了。

眼前三角窗地段高矗一棟綠色大樓，巨幅霓虹燈像授帶似的披掛在身上，標誌它的榮光，使街燈黯然失色。如果大金剛要爬的話，一定選這棟。他想。

「恁這陣庄跤恹，綴我來啦！」

熟門熟路的阿山領著大夥魚貫進門，繞過鐘錶行、鋼筆專櫃和假髮店（那些被當成獎盃來陳列的假人頭實在驚悚）直登電扶梯。以三十度的仰角，略過兩個販賣進口服飾的樓層，當電扶梯寫完一個之字，他們抵達四樓。

「大家的喙瀾愛承好勢哦！」阿山說。

四樓的幾家模型店是一個個獨立的陸海空聯合堡壘。玻璃櫃、展示架、地板乃至天花板，塞滿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死的活的模型。從零式戰機到鳳凰號，從海盜船到宇宙戰艦，從西部牛仔到假面騎士，應有盡有。阿山沒騙人。但真正讓他們垂涎的，還是那兩家超人專賣店供奉的「超合金魂」——鐵金鋼。

無敵鐵金鋼一代目、大魔神、克連大漢、鐵人 28 號、波羅五號（他的最愛）……，比起這些沉甸甸的鋼鐵英雄，家裏那仙長髮凌亂、雙頰緋紅還畫眼影的塑膠史艷文，根本是「洋娃娃」。

爲了把鐵金鋼看得更清楚，他們的臉頰鼻子久久的黏在玻璃櫃上蹭來蹭去，直到老闆出來擦玻璃趕人。但此刻大夥對鐵金鋼的渴望，就像有一隊螞蟻沿著脊椎爬上腦幹，甩都甩不掉。他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阿山想要鐵金鋼。阿山的口袋沒錢。阿山叫大夥想點辦法。大夥叫他和咿哦做些什麼……

「阮先落下樓跤等。」

阿山說完帶著其他同伴小跑步離開。有人轉身對他和咿哦比勝利手勢。

這是首領派給他的第一個任務。他沒拒絕。他滿腦子只有鐵金鋼。

他和咿哦又到那兩家店巡了一遍。他飛快的撥著算盤。

一代目和波羅五號供在一號店的上層玻璃櫃裏；但櫃子太高，把手又在老闆眼皮底下——那雙眼睛賊兮兮的。店裏沒什麼客人。而且店在走道底端，離電扶梯老遠，旁邊的逃生門還被封死。二號店生意強強滾。鐵人 28 號、巨獸王在玻璃櫃上層，和老闆的視線平行。大魔神、克連大漢和一堆怪獸在下層。這時老闆的臉正巧被顧客的腦袋遮住。他蹲下來試拉把手，沒鎖。跨出店門，迎面是逆向的電扶梯。

他倆在四樓又繞了一圈。回到電扶梯前，他停下來，深深吸一口氣。

「阿、阿粉，不不、不要……」咿哦拉住他。

「噓！」

他甩掉咿哦的手。

他的視野突然像被關進窄小的觀景窗，此外一片黑暗，全然闐寂。只剩他搶拍的心跳聲。二號店老闆的頭臉仍淹沒在顧客群裏。他蹲下來，拉開玻璃櫃。他右手抓住克連大漢，左手掐住大魔神，旋即扭身奔出店門，衝下逆向的電扶梯。跑啊跑啊，彷彿踩著虛浮的銀河鐵道闖入無邊的黑幕，尋覓光的起點。他拼命的跑。而當那排排站的頭顱終於出現在前方，他更三步併作兩步的跳下階梯，一口氣拐過最後的彎角逃出大樓。

他朝立體停車場的方向狂奔。他聽見咿咿啞啞走音的拉弦聲緊追不捨，隨後意識到是自己的喘氣聲。但是不對，還有一個啪搭啪搭聲。那聲音愈來愈近、愈來愈響……

他的左肩被一把拽住。

「不是我啊！」他大叫。

「哭爸，阿粉，你是起瘡呢啦！」

是阿山嗎？

沒錯。

看清楚那是阿山，他本想說點什麼，但一股鬱悶感突然湧上胸口。他吐了出來。

「有要緊無啦？」

他搖搖頭，又吐了一次。阿山連忙奪過鐵金鋼。

大夥這時陸續趕到停車場的騎樓，咿哦也跟來了。一看到鐵金鋼，每個人都伸長手怪叫給我給我。阿山將戰利品高舉過頭頂。

「莫吵，大家先來旋！」

他們連闖三個紅燈，跑到確定沒有追兵才放慢腳步。阿山終於放下雙手。

「予佢一人耍一分鐘，莫貪心哦。」

首領難得施捨福利。但當場的情況是，接手的人才剛要將指揮艇和鐵金鋼組合（這是喚醒它的首要步驟），其他人就齊聲倒數十、九、八……，時間到。結果短短幾分鐘鐵金鋼就回到阿山手中。

阿山端詳兩隻鐵金鋼，又掂了掂重量，然後看著他。

「阿粉，想袂到你做賊遮弊，嘖嘖……，有影是恬恬食三碗公啦！」

「嘿嘿，本來我……」

他本來想澎風，說差點就把玻璃櫃裏的鐵金鋼一網打盡；但從食道猛躡上來的燒灼感和酸腐味，讓他趕緊摀住嘴巴。

阿粉阿粉，無愛抹粉。他們大笑。

在凱旋回家的路上，阿山把鐵金鋼當龍珠耍，逗得一隊跟班簡直要騰躍翻滾。眼看環河大道就在前方，不知誰突然哼了一句「嘿嘿嘿，我的朋友」，於是大夥陸續加入合唱。當曲子唱到副歌，阿山高喊「大家一起來」，他們的士氣已如節慶煙火般飆升至頂點，炸得燦爛無比——

唱唱你的歌來，拍拍你的手  
眨眨你的眼來，甩甩你的頭  
洋煙不比長壽，清茶勝過酒  
只要我的朋友和我常聚首

阿山說大家輪流玩鐵金鋼。但那天所有人都空手而歸，除了阿山。而當他終於盼來一隻大魔神，已是兩個禮拜後的事。



盡責的外婆老想知道他人在那裏、在幹什麼，害他無法盡情把玩大魔神，深怕不小心洩漏了秘密。看來只有洗澡時最安全了。

他用內衣褲裹住大魔神溜進浴室。浴盆裏的熱水外婆早幫他兌好了。他坐進浴盆，漫出的水咕嚕咕嚕被排水孔吞噬。他試遍各種方法，卻喚不醒手上的大魔神。大魔神的飛翼折斷了。它的金鋼飛拳不見了。它胸前的V型飛鏢搖搖欲墜，連攸關性命的指揮艇都被壓扁了。

他久久的盯著大魔神。在蒸騰的煙氣中，他輕輕抹去它鋼鐵的身上凝結的水珠。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……

浴盆裏的水不知不覺的涼了。

「阿宏牯，你在底肚做麼個，仰會洗身洗恁久呢？」

「無哪，黏時好啦！」

外婆就是這麼緊迫盯人。姊婆當麵線，他心想。

但外婆沒再麵線下去。信仰虔誠的她準備回鄉下參與今年的義民祭典。

動身的那天清早外婆試著搖醒他；而他睡得太沉，頂多空踢了兩下，聊作道別。他睡到飢餓難耐才起床。餐桌上不見吃慣的醬菜和菜脯蛋，只有一張用玻璃杯壓住的五十元鈔票。他愣了半天才搞懂是怎麼回事。

在夜市旁的鹹菜麵店解決早午餐後，就是放牛吃草的一天。他從來沒單獨去過河濱公園；但現在他握著殘廢的大魔神，只覺得什麼都無所謂了。他穿越環河大道的斑馬線。

鑽過他們的秘密甬道，眼前的公園依舊塵灰漫漫。蘆葦和野草猶如一小撮香菜撒在遍地的泥土和礫石間，卻毫無提味效果。陣陣腥臭從洗筆水似的河面招搖而來。岸邊採集砂石的大型機具橫七豎八，像坍塌的疊疊樂積木。乏人問津的溜冰場坑坑疤疤。籃球場上空蕩蕩，乾癟的飲料袋被風刮得四處翻飛。

他爬到籃球架最高的橫桿上眺望，發現草叢後面竟有個黑衣男子。他以籃板做掩護探頭窺伺。

黑衣男子蹲在地上，手持園藝鏟子似乎在挖坑。確實在挖坑。但不知是土表太硬還是工具使不上力，挖了半天那個坑始終窄窄淺淺的。最後男子覺得夠了，便從花袋裏取出幾張往生錢（外婆整天拿它來折紙船和蓮花）鋪墊在坑裏，將用報紙包裹的東西往坑裏倒。

一團黑色的物體摔落坑沿，又蹦出來。男子嚇得跌坐在地。

那是隻九官鳥。牠黃色的嘴喙和肉瓣隱約可見。男子爬起來，想用鏟子把九官鳥撥進坑裏，但那執拗的屍體卻不太配合，直費一番手腳才如願。喘息片刻，男子再次覆蓋往生錢然後回填泥土，用鏟背拍實。接著點燃一柱香插在該處，雙手合什嘴巴唸唸有詞。

結束了所有的儀式，男子將報紙塞進花袋，頭犁犁像拖著根耙子沿途刨刮而去，沒多看周遭一眼。

他爬下籃球架，走到男子掩埋寵物的地點。燃燒中的香頭在風中時而熾紅、時而灰白，一絲藍煙也跟著死去活來。他覺得手心滲出的汗正將大魔神一寸寸的溶蝕……

「少年隊」毫無預警的闖到他們的飯桌前。

吃宵夜時母親提起，隔壁瓜仔肉的兒子在百貨公司偷了條口香糖，結果被巡邏的少年隊當場逮到。

「細時偷摘匏，大了偷牽牛。」她盯著他說。

出事的是他的新玩伴。西門町的高潮雖已退去，但大夥的指甲縫隙似乎還卡著弄潮後的砂礫；然後在不知不覺間揉進眼睛，吸入體腔，或掉落逐漸優氧化的腦海裏。

帶頭的大男孩們無端的缺席，讓夜市裏打烊的加油站還原成一塊幽閉、乖張的空地。連號稱加油站夜間守衛的咿哦都不見蹤影。偶而來了幾個小小小孩在那交換抽抽樂的獎品，又嘖嘖喳喳的走了。地上畫的跳房子，好比用小天使鉛筆尾端湊和的橡皮擦抹過似的一片狼籍。

他鬆了口氣。其實他不特別想遇見遠征西門町的同夥。很難解釋為什麼。說不定這種情況才是他期待的。那個誰誰誰，又當著他的面把門甩上了。他的自怨自艾像支話梅麥芽棒棒糖，舔著舔著就酸苦起來。他好像一直是這樣的——嘿，有人在聽嗎？

他從壁櫥的暗角拖出外婆寄放的美爽爽化妝箱，輕輕的打開。埋在瓶瓶罐罐下的大魔神仍沒翻過身，死得徹底。最好是這樣。最好連克連大漢此刻流落何處、是死是活都別告訴他。但他手上無人聞問的大魔神該留給誰？

那晚臨睡前母親叫住他。

「姊婆打電話來，問你愛去莊下寮無？」

「崖無愛。」

他回完話就跳上床用涼被蓋住頭臉。然後覺得太悶熱又扯下被子。

「你若係去莊下陪姊婆，崖就買超人分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什麼超人？他要的是活的鐵金鋼，是全新的波羅五號。但他假裝睡著沒聽見。

無告的秘密讓大夥憋出了毛病。他意識到，那種燒灼感不再是一罐加鹽的黑松沙士就能祛除的。阿粉想逃跑。

或許他可以去鄉下跟外婆學學那首「月光華華」。他在腦中描繪「山上有叢林，地上長青草」的畫面，取代成排吱吱嘎嘎的電線桿、嘩嘩剝剝的紅

磚步道。但想來想去，只覺得那甚至比小飛俠的珊瑚礁基地更陌生且遙遠。暑假已耗掉一半，他要快點決定。

擺頭電扇屢屢將蚊香濃煙擱到他臉上。他緊閉的眼底飄過一縷藍煙。然後是河濱公園的景象。一坯插著香的土裏蠕動個不停。眼看即將有什麼異物躡出地表，他連忙伸出腳踩啊踩啊拚命的踩……

「分你死啦！」

他大叫著踩碎夢境。

微光中，頭頂那顆晃悠的小雞燈泡逐漸變得具體。浴室傳出母親反覆舀水淋浴的聲響。

「好啦，」他捫著心口喘息：「姊婆，崖去啦……」

重新闔上雙眼，他渴求催眠曲。對了，我愛鄉村。他想起美麗而嚴厲的音樂老師教他們唱過。通過那台織布機似的老舊腳踏風琴，支支吾吾的琴音，游魚飛鳥曾在四四拍的節奏下欣然現蹤。他開始一遍又一遍的唱，不管錯漏了多少歌詞。

他察覺踮腳而來的肥皂暖香已抵達門檻，但睡意的泡沫卻搶先一步填滿他意識的罅隙……

明天先把大魔神交給咿哦吧，阿宏牯。

這是他墜入黑黯前的最後一抹靈光。